

永樂大典

一

卷七千六百五十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五十一

十八陽

黃

黃自信

宋林希逸竹溪集墓誌銘 永陽龍嶼黃某叟遷齋軒公之次子也。諱自信與其兄某同事樂軒陳先生以見稱。

早歲有場屋聲亦嘗走江湖矣。交游甚衆。諸老頗許之中年喜學詩。盡焚他橐築室以適軒名。日夕吟詠其間。暇則焚香鼓琴。有蕭然自得之趣。雖先世簪綬華盛。自視漠如也。生平守師學。鄙夷流俗。編黃占卜之事。至死不變。潛心經典。大抵以詩發之。故有適軒吟藁。紀行游湘游岳。諸集余嘗及見其半。為之歎矣。今存者一千六十八首。無非輸寫己意。略不蹈踐古人。前死知其學力也。咸淳己巳三月六日。於于寢春秋七十有二。其年五月十六日。葬鄉壇山。弟某求乞銘曰。君娶殊所鳩也。余少因舉軒翁識君。父子於漢上。辭曹南游。初程也。于時君兄弟如玉雪人。皆以遠業期之。今止彌傷哉。余初記鄉壇庵又銘杜齋墓。今又銘君俯仰五十年。如一瞬。自感今懷。昔能不慨然。遂廢一食焉之銘。君娶陳氏。光君卒三十年。子一人。

本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五十一

公裕其世次。見杜齋銘。茲不重出。銘曰。得於師者正。得於天者高。不耽於道。其過者哉。不美何久。不永何遭。時於人者多。我以銘之。何

黃鍾

宋陳元晉漁野類藁墓誌銘 余乙亥丙子間。開門受徒。黃朝瑞未學與之。游居覺其氣質凝重。課試大字亦穩練。余心喜之。

從容叩其疇昔。從誰學。則起而曰。家君少爲學。胡公元衡爲郡文學時。以巨題試諸生。君以詩出奇。抑窄韻得句。爲首選。經史子集。皆手自點勘。病時文之弊。則取省監程文數十篇。鉤黃批林。皆有關鍵。日夜爲朝瑞講說。然嘗恨夙無師承。凡所造悟。皆心自尋輝揭之。撫然不自以爲足。故遣朝瑞從先生游。余乃知南溪爲人大舉。如此後二十有七年。其孫鱗卿補充大學弟子。負又見其鄉人。爲余言。鱗卿年五六歲。入小學。周夫人憐其幼。公曰。子弟凡事。皆可達。惟讀書一事。不厭早。扶鵠左右。觸事輒誨。所以教鱗卿者。猶所以教朝瑞也。既入上庠。人以爲南溪種學。種德之報。南溪方進鱗卿而誨之。曰。大學多士。所聚重厚淳薄。色色有之。汝往取友。必端毋詭。隨道學。必力。母自畫。余益知南溪有識趣。如此壬寅十月六日。則聞公死。吳得年七十有二。越二年甲辰十二月十六日壬午。朝瑞奉公權。葬于所居南二里大池原。先塋之右。鱗卿狀公之行實。來曰。鱗卿父子事。

先生有年矣知先祖莫先生若乞賜之銘余不能辭公諱鍾字彥遠鄉人稱之為南溪先生曾祖某祖某父某以孝第力田世其家公幼穎悟不群嘗學如鉛至天文地理瞿曇老子釋官小說之書無不通解對客口誦至數百言不休風度峻整業端頭細字雖晚年猶把玩不倦鄉舉勸分立政鄉每讀公董視取予多寡一折以理富者樂於贍貧者安於雖上下晏然如無歲庚寅之冠臨川崇仁為震大家奔走遷徙鄉社所在嘯呼公曉以理法聯以保伍道亂萌動先導理公鄉數十里恃以無恐事平有籍以補授者公不以為功也他如去里胥之蠹與陂池之利訟平其爭役寬其期凡可以利衆及物者劬勞畢力不憚然皆出於中心之誠然非干譽非要利其接姻戚交鄉鄰中無城府外無戰級懇懃惄惄個人亦樂親之或以非意相干笑談排遣無藏怒無宿怨人之有善稱之不容口聞人過失必為掩復隱匿且曰傳訛未必爾鄉里稱善人非耶娶周氏子男二人長即朝瑞次朝美先公兩年卒女一人胡猶大其婿也孫男六人德卿次即縉卿翼卿鯉卿新卿翔卿女三人長歸傅夢得餘幼銘曰教行於家庭行暴於鄉鄰古人之所謂吉士善人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尚通觀其有成

永樂大典卷七十六百五十一

二

黃虎宋吳泳鶴林集墓誌銘諸暨會稽大縣也黃已著姓也虎公名子大其字也憲朱氏曾大父母也瑞贈忠訓郎吳贈孺人大父母也祖登仕皇考也曾氏皇妣也生而穎悟莊重如成人公之幼也刻苦植學取友四方遂登戊辰進士第公之壯也調歸安尉主淳安簿司嘗川歎知永嘉丞歸安以憂永嘉以病俱不赴歷任雖四而僅言六考公所聞官也唱第授初秩薦舉陞從政車恩轉文林致仕改宣教院褐襖三十一年浮沉選調至若告老始得通直公所精階也淳安賦籍漫不可考吏因禹森已輸者復催公私交病公曰勿稽吾職也出納有令銷印有時邑計始裕吏無所措手而民安之乃相色長大飭鄉校群士之秀者肄業于中士競興學登於後造者軒輊烏多追其去也民懷公之惠士德公之教攀留租錢充于道周此公之所以供薄正也安吉獄市故紛園扉無茂草公素明審味心誠求之之訓有隸于刑者臣身親之既得其情則曰此所謂庶戮之不革也盛暑給水漿隆冬給衣被病則舉之死則擇之流徙則計道里遠近資之皆取諸錄庫雖杼暢榜掠之餘無怨言此公之所以為同理參軍也平居燕處每有常度家人不見其墮容訓子弟如嚴師待交友如同氣恤鄉鄰如家人里之孤貧者嫁娶之如子女山年飢歲以賑以資

泥涂斷港必覽必梁故色無流跡而行者不病涉此公之處鄉也自安吉罷歸屏居丘園十年不調以書史自娛邑多佳山水暇日與親朋饌食接酒游適其間神氣冲澹一毫無榮進意端平更化今參預鄭公於公為同年並稱其賢歎薦進之而公倦游之志已弗可奪一日謂其子曰窮達命也吾未六十非不堪事諸公貴人非不我知然此心已在泉石間矣明日遂上章致其事越三年而後卒比公之知命也甲子三百四十公所享年也丙午三月十三年之年月日也是年十一月朝葬之日也邑之高額公所藏也楊氏先公二十七年卒元妃也陳氏後公四旬哭饋室也嗣孫免解進士子也許通衢州教授周備女也狀其世系行誼年者廬陵通守林宋偉也介參預鄭公之命碑誌其墓而為之銘者同年生澧川吳某也銘曰
「轡之易而未獲兮築之勤而未落兮高山之陰陰已合莫兮」

黃振龍 宋黃勉齋集行狀 命諱振龍字仲玉姓黃氏九世祖自光之國始從王氏入閩因仕焉居言路有直聲後達至中丞子孫散處有居福州城東者至五世祖亨有厚德自奉薄喜施予鄉間感之號為長者曾祖諱祖鈞父行知自亨以來皆能繼其家聲故今稱長者

永樂大典卷七千六百五十一

三

不絕城東之黃雖未有顯者然過其間者慕其德仕其鄉者亦聞其名而敬之君天性純厚襟懷坦夷樂於為善聞不善則斂然惟恐悅己其勇有不可及者接物無崖岸與人交文而愈罵越人之急風雨寒暑不避輕財重誼親故之貧者周之無秋毫顧惜意人有疾病力能療之雖貧下危焉必以身親之無厭倦之色親屬隣里事有難決即君謀之為之委曲剖折納之義理不可則面折之未嘗有所違就畏避也少力學自奮為舉子業必根極理致不為浮靡徇俗歲大比真舍人德秀見其文奇之擢之前列自是切磋往復遂為深交嘗曰三山士友萬寶不相負者吾仲玉也晚益收歛焉已慨然以歲月遲莫後志俗學為恨日以論語孟子自課端居莊誦晚又博觀先哲遺言左右探索意味有得輒忘寢食至朱文公端莊存養獨觀昭贊之原年事既高若不着緊用工恐歲月悠然之譖惕然有感功聞四方賢者必使其子學焉聚伊洛諸書課其子以講習君天資既美至其知學則益自力於脩身齊家之實行故其一門之中勤守禮法相傳以善内外雍睦人無間言鄉鄰之志於學者莫不喜從君遠觀感磨厲以共扶斯道而君沒矣蓋莫不失聲墮淚為之號慟也君疾革命取新衣易

永樂大典

卷七六五一

之家人方環立侍疾君整襟肅容呼其子曰養吾疾者莫若子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退又曰我死謹母用浮屠法不然使我不得正其終也若之學既行於妻子又嘗以朱文公家禮帥其家使人守之故其治喪奉君之治命惟謹君以嘉定己卯七月甲寅終於正寢享年五十有一娶潘氏子男二人朴太學生格業進士女二人長許適進士潘公炳次先卒孫另一人壽老將以是年十月二十二日葬于閩縣橫嶺山之原二子以君之行不可無述也固以請幹與君交最晚於里巷交遊間知君之行最詳既喜其稟姿之粹務學之實其於人生之降人能不消於兒女繫戀之情夷犹荒幻之教而孚於家人者又如此因其家以驗其行即其終以信其平昔是不可使之泯滅無降以畀來人遂述其梗概求銘於當世之君子謹狀宋真西山集墓誌銘始予考大比試于三山得閩邑人黃仲玉文卷於衆百人中獨平澹有理趣曰是必佳士既訖事人爲予言此城東黃氏子其家以長者名數世矣明年予入連率幕府仲玉升堂拜予親自是日與之游見其眎瞻矚然襟抱豁然聞人善不翹如在己親若故有宴貧者廄之無不至鄰里有疾苟力所可據雖貧賤困焉必以身親之與人謀患而盡於是知君不惟文藝可觀而行誼之美益稱其爲長者家也

深惜之君名振龍仲玉字也其先自固始入閩五世祖庸輕財樂施長者之稱自是始曾大父某父某雖潛闊不耀克以厚德世其家姚滿氏有賢行子二人曰朴太學生曰裕業進士是年某月日葬君子橫嶼山之原予知仲玉者故為之銘曰昔未識子于丈我評及既識子我懷子傾今者亲何子歲我銘執筆慨然我涕子零嗚呼傷哉

黃雲龍

宋趙儀可青山集墓誌銘

君義城黃氏諱雲龍字君從

母劉南城大夫諱良之女第也以君依外氏教養君亦自力於學家事惟二兄相繼逝君撫其孤室無私財庵無異饋諸姪繼成立乃取先號均之使自為業十築桂川之祖居諱督諸子夜分不寐月書李考責其自試掌不中不求師友潛教為欺以是諸子皆能為儒按察使行部試士成居然穎拔明允仁允亦有名鄉校君既歸舊隱日與同味為樂摘中梅下頰然天嬉生平不事生業室常罄然有舊過從不見偏不意或有所求亦無不滿意去見好書雖之絕亦解衣納之如不可已者性厚重然義所當為浩然不護豪富侵先業衆曰是不可與半鋒君雍容求直卒得直有犯其

高祖莹者銳身爭之雖錄北為怨家歛其虛不憚噫所謂勇者與君於醫尤妙解施病者藥雖深夜叩門應之不倦為產科書板行四方歲飢問難者誠直以集惟自恨力不裕所及不廣而已聞葛仙翁棟度可生死人咸亦再行之苟可濟物無不為也晚從方外友將入玉笥山學道而已病然猶手集易傳未半筆絕丁亥正月六日歿曾祖安漸祖令獻游揚誠齋謝良齋門父平妣劉氏妻李氏繼程文繼劉子男三人惟賢成也齊賢友賢明尤仁尤也孫男一孫女二諸孤以至元己丑十二月丁酉奉柩葬桂川之西園惟賢未請銘銘曰一切而孤老而不能期願忍默平直埋於斯

黃必達

宋林光朝父軒集埋銘

黃氏子汝嘉讀書城南與其弟

為乳下兒也昨來道旁得尋丈之丘可以葬先生肯為之銘則是若有所待也此莽不為縗一聞是語愴為於余心使列其所從來營道公死於官所有子纔四歲是為用時用時二十九而卒件件自琢削解為場屋語是用時不待父之教汝嘉弟兄又不必用時教之此其愴為於余心者用時娶方氏諱必達掩土二十日矣坎之外有尺寸未補得是銘即埋之銘之日孟之限乃卒事謂是銘也其勿毀

黃如愚

宋陳藻樂軒集欵誌

蘇田之黃叔爲別祖。蓋自候官黃

聲稱，叔卿諱如愚，徙漁漢。其去蘇田之別，爲十二世。乃將仕郎，號之長嗣。子享年五十有八，以甲寅之夏歿。男女林氏所生，少公四歲，而其歿也。後之五月戊午，李冬壬申同坎于東洋之陂。嗚呼，死之日，若水有婦。其甥一林，賡爾四女，以次主家。營治嫁禮，若有怙恃。森與若水修進士業，出以意氣，自負而入待其姊妹，怡怡如也。小人於是乎察。友睦天性，而亦公之有義。方曾祖仲虎，祖某，前熊廣州節廣推官陳寛女妣林氏，後公逝先一日而合厥考之塋焉。銘曰：

無六十送母不及，旬日有奇。兩山峙立，魂識往來。母笑前泣，有之固然。散也為

入

黃雲

宋葉水心集行狀。紹熙五年秋七月庚子，黃子由自嘉王府直

喪內擇甫定。諸處分尚多草創，人心憂恐。天子思盡下情，博謀群臣。於三宮僚尤委信，或一日再宣對。子由素負直節，激發敢言。事事有未便，常爭

永樂大典卷七十六五十一

六

論上每為順聽。一時甚賴之。知子由者，不以遭遇萬一遽至顯用。為子由之身榮，而以子由能竭誠不阿，補益上初政，為國家喜之也。冬十月庚寅，官僚尤委信，或一日再宣對。子由素負直節，激發敢言。事事有未便，常爭於此時得疾死。何耶？知子由之父者，則又曰：不然。是翁嘗立寒苦，為鄉先生，天質殊宕。不避就向背，教子必自達於義。晚而後得仕，仕不盡其能。而死，是可痛惜也。焉得但以子由一時去職，為重而痛惜之哉？明年子由使其弟由來曰：將以慶元二年三月某日葬吾父於吳縣至德鄉觀音山天寺。往而不復反也。國以永先人之存詔無窮之哀，宜莫如有以述也。惟荒蕪迷塞，不能次第其辭，而以屬於子也。若何而可？余念去歲，臨於重華旦，猶無與子由同侍事殿門外。一日子由出家，信數通偏示諸大夫。雪涕曰：吾翁官建鄴，疾病矣，而易月之練方畢。家事義不並奉，何寧相聞之子告往省。上時猶在嘉靖，大書成齋二字，全以賜翁成齋者。翁為鄉先生，授弟子經，時所名也。至則翁疾良愈，遂奉以來。行在及子由入見，上先問翁勤息，曰：總幹已無事耶？已安樂耶？子由頓首謝歸，道上語翁，歎曰：士不過巖棲谷隱，姓名淪滅其常也。今以蓬門被雲漢之章，野人致天帝之間，吾為賴寵乎？故子由舉用時，過多事而翁悔之曰：惟若言可以報國爾。親為視

未革或其草使上之。子由固喜忠義，然觀翁意雖有可以回曲保榮利，亦不願其子為之也。然則知之者所以惜子由之去而哀翁之死不虛矣。翁死。上遣中使王德讓賜舉朝皆弔哭。喪還，赴於塗，哭於郊。弔於家者相屬也。且翁父子既達，時貴重而其生死之際，又為時所痛惜。如此今子由欲永先人之庭，詔無窮之哀，是則述之大者已以首於狀可也。君諱雲，字鼎瑞，吳郡人。世農家，未有仕者。君幼自知學，年十二三，已能授童子書。既冠，入太學，大義益通。達吳中大書會，稀少至。君學發成後生，慕從常百餘人。勤苦誘掖，一變口耳之習，薦焉有名。多君門下，它師不敢望也。考官戲曰：吾為黃先生取士，爾嘗懶舊宅，將新之。夜半，鄰近驚曰：大且作視之。考官戲曰：光發其楹下，或以告君。君曰：有是乎？告者益衆。曰：大且作三矣。君徐起祝曰：吾及兒子幸為儒也。日以是試之可也。未幾，子由以對策言直，得賜第一人。及第，君所對尤切，亦欲以冠特奏者，有不喜曰：少憲矣！猶冥高等時淳熙八年，調永州祁陽主簿。簡易廉直，民愛敬之。辟監建康酒庫，人謂君酒肆務何得。自属君曰：吾豈以儒者薄是官？授明坐，旗下治之，逾謹。諸司更薦，君一一俛受。至富改官，乃自言老病，不願。遂以通直郎致仕。卒，年六十一。娶李氏，有婦道窮約，中能助君為善。再娶劉氏，並贈孺人。

宋史卷七十六百五十一

七

三子，子由長也。名由，朝散大夫，試中書舍人，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次申，進士，次，田免解進士。女歸迪功郎台州天台縣主簿趙汝泌。君坦蕩不為限級，遇人無新舊，博酒盡歡，財物到手與親友共賈之下，因供粥糜而已。而有至性，四歲喪母，鞠於莫氏。其考復聘孫氏，從而室。諸有弟曰茂君、日自莫氏往來，寧其父母，退而撫茂風而不懈也。孫氏又死，君迎父育弟。己之服具，使茂擇取半焉。茂又不振，君復空舍納之，衣食居處無間也。劉氏故適士人，夫死久，尚殯姑老。而女幼，乃改事君。君為葬死者，養老者，經營其女，各有歸焉。有文二十卷，詞詠從容，每指其心而言曰：是方寸地，豈可忽耶？慶元元年九月日朝請郎試。

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業集狀。

黃肇

宋袁潔齋集行狀。公諱肇，字子邁。其先婺州金華人。有仕江

徵大夫諱湜，以儒學奮一門。兄弟共學于脩水上芝臺書院，道義相磨。才華競美，時人謂之十龍。後登第者，續半朝散之長子曰康州太守，庶有詩名。實生太史氏。庭堅，胡散之次子。公之曾祖父也。諱廉，熙寧元豐間廢將，使指體量京東河決，活饑民二十五萬。官至朝散大夫，給事中，贈少師，妣

永樂大典

卷七六五一

楚國夫人劉氏。南康高士太子中允洪之女。大父諱叔教。政和中將清湖
朔蹤廉訪使者李濬之姪。于朝熙蘇衡陽時論快之。紹興中爲戶部尚書。
徵獻閣學士左宣奉大夫贈少師。城秦國魏國夫人皆李氏元配尚書常
之女繼室郎中華之女。二父俱有盛名。東坡蘇公賦詩所謂何人修水上
種此一雙玉者是也。考諱荆守袁永吉三州皆有惠政。官朝請大夫。贈通
奉大夫妣頑人夏氏。九江使君悅之女。使君之名見江西詩派中。公既生
長。名族而外。氏又皆當世間察。耳目所接。典刑猶存。清操勝韻。自然逸群。
讀書往往成誦。落筆無世俗態。以通奉公鄭思補。將仕郎。未幾丁外艱。既
喪。以號瘠聞。既即吉哀慕不衰。再聞歲始。以易試銓。嘗占高第。時戶曹闈
為最近。吉倍之。公應得筠。或言親老且貧。不堪淹久。幸避我公與之。非雅
故。欣然許之。即改注吉。新胥相顧。駁曰。聞有急。近次而爭者矣。未聞有避
人者。未上了太夫人憂服除。主吉之龍泉薄吉。大邦田租之輸累巨萬。計
薪葬總郡。徵公往之。始至。吏或密請使令公燈視之。請不置。訪其故。乃
前此有悉其飲器之銅。拱手聽所為。莫敢孰何者。一日復請公數之。曰。
爾謂我不知耶。吾愚而不發。不欲暴前官之短。爾並去。無汚我。遂罷遣之。
擇處更平聚量。除常歲。多取之。慮人情大悅。會邑長病。不任治。刺郡俾無

領公敬美如舊。事必咨焉。宰應悅。歲餘以憂去。公竟捕之。葺學宮增弟子
員。立程蔡呂先生祠。示學者以趨向。建梯雲橋。民不病涉。創大豐陂。溉田
二萬頃。慮其久且廢也。買田十畝。山九百畝。以備修築之費。立長若副分
苗掌之。以均工役之勞。隄防周密。遂為利。侍郎孫公達。言深歎美之。為
識其事以詮來者。寄出見。民有空舍老婢。卧其下。旁無一物。屋猶堅。壯心
疑焉。使人問故。婢曰。兒貴人。將鬻此。虛以就婦舍。婢弗忍也。甘此獨卧。公
驚歎曰。詎有此風耶。立逮其二子俱來。一寢且辭。一壯而悍者。貴人也。公
曰。此宜持考掠而得其情。杖。獄。審之法。惧以天性之愛。祈免甚苦。貴人亦
痛自剋責。請後不敢。公因其機而訓鎔之。母子於是不睽。寺簿劉公清之。
以比古脩史。為於風教者。因贈行述其事於詩。以美之。再調汀州蓮城令。
創邑。築六年。介萬山中。民俗淳厚。一語不相能。即扶刃相向。縣以色鹽
為課。北圃悍甚。稍追呼之。群聚發夫石。官莫能制。公曰。豈有其耳目為人
而不可以善化者耶。乃出版教諭之。曰。汝內郡良風。非居八荒之外者。負
國若此。如王法何。令尹甫到官。吏首言汝鄉不輸官物。不請色鹽。宜一繩
以法令。尹弗悉。是用誨汝。其自今盡去舊習。輸租以時。請鹽以額。縣不汝
違。且率先者實天喜。更相語曰。今令尹不我棄。善教我矣。是吾父也。父可

擇乎獨何澄者實為首惡公請于郡治之如法自是無梗政者大修學政增益棟宇厚給生徒屬尉薛士穎以訓導而時時躬勉勵之視龍泉有加焉士知向風始有興計偕者時圓有松老而遠理公名之曰義松取先太史翊真觀義松之作圖而刻之邑人歌誦謂公德政所召龍泉及是邑皆立祠以奉焉改宣教郎知湖州歸安縣近輔劇邑多貴臣大姓素難治平心處之既不肯吐剛茹柔以自欺亦不專抑強扶弱以自異其室有訟理不直而以私請一斷以法僧為惡少所証脅取財物無以自明立伸其枉惟科甚寬而信寬故民力可辨信故期會不可違公私兩便足為世法女巫游僕夫人者詔惑寫公連于官府公判其牒云信巫不信鑒此愚俗之病永寇右族宜渝胥淫祠不毀盡民益甚迺杖其人而盡取其土木偶授洪流中及其他挾邪術惑民聽者一切蕩刷無遺類至風遂息既解印貧尼其歸僦居郡治之側吳興士大夫敬之不瞽客或過之日為邑者幸而終更恨去不遠惡人之厲已也今公寓是邑而邦人加敬則必有道矣公曰吾澤于此橐無餘貲顧宦意得此於蒼雪之人乎部使者交薦有旨堂察尋幹辦諸軍審計司公之為邑也每患民有艱厄力不能賙及是面對首言祖宗盛時京師有福田院諸路有廣惠倉愛惜生靈恩深澤厚薄

乎天淵。今州縣煎熬素無餘羨。金錢出入悉有底數。或水旱閒作疾癆流行。雖有良吏盡心力而為之所及幾何。甚非陛下愛養元元之意。竊見州縣多沒人之產。非豪強請佃。則形勢侵冒。時或鬻之。欺弊萬端。豈得納賄浸成乾沒。於公家何補。謂宜根據諸路。凡未鬻之田。與相繼沒入者。別為一籍。許見佃及旁近良民之願耕者。各賑其鄉斗斛輸租。為歲災之備。病者有以醫療死者有以葬埋。責守俾令奉掌之。如常平法時論舉之。遣軍器監主簿轉為丞。又選同農寺丞。武臣有部綱無折閱者。吏不與批書及鈔。反以法不得却。運抑之。公言於是曰。上官不察。從使下位。彼安敢辭事。幸而集。顧以為罪可乘。美深然之。即日給鈔。且為申明。使得虛實時詔。許百官上封事。公言前後臣僚奏陳多切於今日者。言而不实行。而不克。雖日有總章之訪無益也。不若行其所未行。力行其所已行。則政治有日。固書之。公曰。官必有屬正欲詳輕重。度可否。而後白長官行之。法也。情不知何事。而苟為書之。可乎。以此聞。公曰。審如是一知宗足矣。何以承為。更不能對。自是事必先白。備司封郎官朝旨委報。未三十萬。經畫有方。未三旬而足。居數月。除大理正兼官仍舊。公言。故事未有以理官兼他職。

着力請補外除浙西提舉常平茶鹽事。陸辭乞取百司省記錄付勅令所
刪修可行者明著之令不然者去之。毋存此名以惠姦吏上可之既至官
建請僧牒五百易絲錢四十萬糶米十七萬有奇以備歉歲謂義倉所儲
不應混於省倉則為甲乙曆頒給所部日入米若干謹書而別貯之毋得
侵用謂浙右鹽本不足貰於寧戶商人輸錢而後償之平居無以自給私
鬻者衆則多方經營務殖其本先期給之謂鹽場關官法許兼耕勞無賞
罰有罰非所以勸請計其日月推資與正貢等遂著于令時陳便宜者或
撤私鬻未戰而日治撤防之罪祇益其擾命工圖寫曲折力為廟堂言之
乃止役法不均民多薦訟公諭令奉實共物力高下參以歌從久近聚廳
定差役有訴不當而果然者令丞坐之置東西義阡以收遺骸創居養院
以處孤老廢疾仍嚴不舉子之禁滿歲召為郎中入見乞增減鹽額其說
曰鹽課之虧由未明通變之法而已因產多寡立額輕重祖宗之意夫豈
不善然歲月既久風濤不常斥鹵之地亦隨而轉產有增損之殊官守一
定之額故有增於舊而額尚低者亦有損於舊而額猶高者低者其額易
足鹽雖有餘官難強買往往於私自售高者其額難及不足則有罪私販

亦有罪等罪爾孰若私販之為利官課陷失職此之由且以浙西言之臨
安嚴門錢塘仁和等處歲增數及七八分常受增秩之賞嘉興之下砂砂
塍青村等處歲虧數及九釐常受衝替之罰宜知者皆能更而被罰者
皆庸才地之所產今昔不同而法之通變或未之思爾臣愚欲乞行下諸
路提監司取各場歲帳就與推排十五年內皆增取其中數立為定額十
五年內皆虧減其難辦特與量減取彼有餘補此不足誠為均一臣又嘗
觀江淮守令亦有如此增減者若推排無私陞降得實則諸場無謀額不
均之患官司無賞罰不當之失遣吏部郎中有以鬻爵得官授十二年減
舉主次秩者更得所欲請與之公曰是別有條欲減舉直倍其年可也其
精明類此除推審院檢詳踰月無都承旨時邊事繁興盜權者欲引公自
助公不然之遂大與忤審院施行皆由吏出公曰吾豈可復在此位耶力
求去以為右司郎中尋將指江瑞賑濟流徙至金陵閱寺觀中僵尸枕藉
存者僅有餘息而來者景景未已公慨然曰是救焚之時曾子固河北救
災議可行也先是朝旨人日給米二升錢二十公與留守徐侍郎詛計之
日是以勺水救涸輸可流頃刻不可以活請口多者月給之寡者併兩月
給徐公恐無以繼公曰不然月給之彼終日饑仰此為哺所及微矣併與

之彼得以展轉自營不猶愈乎會副桓丘公奉赴鎮公迎謂之曰紓一旦之急將明者之責還定安集之政在制聞矣丘公異其言屏騎從至館寫促膝語甚人公因勸以收集清車等事丘公然之使還屬時更化朝論知公植立之正仍為宰掾嘗白當路四方奏報稽留何以責稟令者今輒下死囚俟報或幾年不下況遠方乎於是以上公兼左司公念省司繁重日力不逮率以清友端居靜室秉燭炷香躬閱獄案默禱之曰若有冤當使我心目豁然盡得其情至操擬筆則又曰汝當死矣其信然否取案再閱之猶幸其可生也主事十名教亦不苟貸一婦人欲殺其夫毒所餌美夫未及食他人案之婦不敢言竟以此斃獄上以無意於殺得不死公曰此人之死雖非婦意獨不欲死其夫乎茲不可及之大者卒論殺之達太府少卿未旬決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虜始修好以為接伴使舊例前期一月被命得以參考故實講求典禮時迺初使且趣行甚急或謂公何以應之曰吾應之以理而已既至都梁兵革始息饑民滿野傾橐中齋易銀錢分給之北使踰淮以錫燕檄樂疑不即赴官屬不知所出公諭之曰本朝成肅皇后几筵未撤皇帝未即吉國樂未舉非有他也且北使值國諱日猶不與宴況於國師重輕較然尚何疑乎北使豐然聽命送伴至

京口道千秋橋歸正人之子陳享者遞道疾呼稱歸朝人北使欲與之語未及也比入館將命者以為言公曰適與中所見一病風狂夫爾驚動信使皇恐官府已懲治之曰非爲此也奉命而來謂用兵時恐國人有訛於南者因令體訪今斯人有歸朝之語故欲面叩之爾公曰此非送伴所取與聞朝廷盡索北人發遣已竟假有存者拘轄必嚴詐容輒出其非佯掠明甚國信必欣見之當以聞于朝獲旨而後可其人語塞求一紙道所以然歸以爲驗公令述其事付之詞約指明聞者自屈廟堂加歎愛焉有武臣自陳求路鈴者聞其資歷雖已更數任而居官任職實不過一考公曰此乃以計取朝廷名器者兵鈴可遽得耶亟令赴部注合入闈錢塘富人錢氏子諸省授例乞書填叔父輸粟軍前所給棊紙同列將從之公不許曰是有可疑他人爲請甚力卒不許後一時授官者例以僞獲罪而是子以不書填也獨免除直顯謨問兩浙轉運判官尋陞副愛惜財物一不輕用惟救民病呻死喪無所斷事因護客見挽絆者踏冰雪中深念之及是應辦為置繫衲別給兩具而厚與之報自都至京口令所部郡邑蒐挽路人不知泥滑之苦虜使見亦嗟嘆達大府鄉寺事多隸版曹惟和剝馬草領桂時藥物取諸雜貢場不即與直商人博與官市故藥多闢關而來之

永樂大典

卷七六五一

其價轉倍公乃令場吏有所華售者並齎錢楮與偕至。至率得平直廟堂喜曰使居官者皆如黃卿之為何事不辦每歲頒藥兩總所主局如中都官吏供億徒有重費請從本司自遣人至彼鬻之歸其直於司朝廷從之大府司農二寺軍器將作監歲大額耗公建議勿革而徙諸韓氏故居人遷和劑局與外府鄰以便檢覈烏輪對稱今兵革重費之餘朝廷日夜所憂莫急於治財而財所從出未有不取諸民者今日民力豈可復因要莫如省費一費省則一利積朝廷及州縣冗費皆省則在有積矣又言春秋傳記楚子入莒莒以城惡而潰北者東陽雄揚城守不可犯全椒儀真蹂踐於虜可以爲鑒故修城爲當今急務而議者必謂大費非今所堪臣觀漢世役民多取諸有罪者今縣卒布天下用以修築毋責成於一切而使後人續之秩滿具數來上自此天下皆堅城矣上施行之公集請補外朝廷雖通免聽去而猶未許就開除淮南轉運副使兼提刑趣之就道加秘閣修撰以寵之北方俶擾使不時至浮言扇動富商有束脩理絕而他之者公廸治國除憐示以開懶而內謹防托人情按堵隆冬冰凍千天撞之僅能移篤公固巡歷疏決有爲人誣想而反繫其父子者有誣以私販沒入財賄而猶桎梏者有罪不至甚而踰年不決者人

人聞實心相視纂涂陽城遂感寒疾及逮治所督令方新民間閉市公猶力疾慰安問巷出鐵錢收舊券發倉實平糴價列肆旋復百姓益喜而公病深矣嘉定四年正月十日竟至大故壽六十有一精附至朝請郎淮人老幼出涕元夕舉市無鼓吹聲遂城之民思其遺愛聚哭于所奉祠下而又奠於臨川此足以知其至誠感人有不可解於心者矣宜人徐氏朝請大夫艱之女子三人丐廸功郎監鎮江府都酒務崖將以遺洋補官坡先六年卒女三人長適修職郎新岳州華容縣尉洪楚先公卒次適從事郎新袁州宜春縣丞燕季子次適承直郎監池州城下稅務王挺孫男女各一人諸孤將以七年某月某日奉公之柩葬于撫州臨川縣天寧之麓公資性爲實用心於內不汲汲於榮祿初試吏時侍郎劉公頤持節江介諷公曰人之所趨不得不趨第侃首一見美官立可得公正色曰君可往某則不可觀風浙右之日有蘇師孟者黃綠師且補官占一卒養私馬於官廁公曰是叔爾耶沒人之難其黨親爲吏而犯法者師且雖含怒公弗顧也方群陰用事則介然自持及公道復開亦恬然無愧名流以是推之等

謂公若不限以科第豈容我輩獨在臺閣。公曰：銳金某以科第進，亦必不在臺閣。居朝列十三年循序而陞未始超越，故制詞有云：安於平進，澹然無營起居。王舍人介稱其明白洞達，禮部倪尚書思以先太史胞之，深感其言。服膺無數，謂子弟曰：先太史名播海內，而官不過貢郎，位不過著作。今吾德業未克而祿位過之，豈不有愧汝等？但宜爲志力學，毋更求過人。於侈靡其有定分者，分寸不可擴枉。尺直尋，徒乘所守爾。公之立身垂訓，大槩若此。尤隆於友愛兄將效官夷陵未至而沒於荆南。子幼喪不能歸，公馳赴之，經大澤中迷失道，問關吏之始得草廬宿焉。或告曰：虎方食人而去，漸於殆矣。而無他虞。若有相之者，既達江陵，復走數百里從親舊，假貸諸公多其誼，爭餽之躬護旅視，挈其家而歸。既畢窓穴，助畚塗，族黨姻戚，患難之際，解家孤獨之家分俸給之。有捐數百金者，家厭山谷與族弟，靖民判官帖謂吾濟所以承冠而仕者，豈已力哉？皆高曾以來積累所致，冲和之氣，偶在此一枝，爾其實相去不遠。每過馬鞍墳，未嘗不愧汗也。常誦斯語而歎行之，又摘冲和二字，求東宮大書以名其室。攻愧參政樓，公記之。平生不治產業，惟法書名畫古器物是好。一日得山谷帖數十卷，直千金，傾囊而償之。對客，卷舒津津，喜見眉睫。曰：吾不貧矣。人樂與名勝，猶集不計費。故其家屢空，士人或獻詩云：官大屢持節。家貧猶典衣。公曰：此子善形容我者。家藏書餘萬卷，縱觀博采，苟片言有可取，亦誦味不休。詩律字體，大略祖述山谷，而時出新意，自成一家。大字尤奇，杜東宮歛見之，書中庸大學以獻。既覽之，喜錫賚良厚。其所撰舉，皆當世佳士。中書舍人陳公希默，嘗稱仁和丞老成練達，為來表薦。既許之矣，會陳公卒，有欲據之者，公曰：吾豈可以生死忘其心哉？卒如初諾。風規秀整，進止安詳。朝會立大廷中，紳縕屬目寄於夢寐中，與神人問答，皆達生語。其少也，夢游大官府丹碧晃耀，與塵世殊。金書淮南二大字，高揭其上。戊辰之歲，謾客離揚，仰視所揭，適與夢符。數日人生萬事，莫非前定。今日驅馳王事，乃兆於四十年前之夢。信不偶然，將漕于淮。竟此易箦，是豈真有數耶？年不配德，飛不盡輪。賢士大夫，皆傷惜之。雜著二十卷，介軒詩詞三十卷，藏于家。某頃充賓，指鷹公爲檢正，率數日一見，見即傾倒磨切講貫之益深，與此心後官臨川，二子護喪，還里追念。畴昔令人賞涕，第二子屬狀其行願，惟其陷，未敢許葬。有日不遠，千里走介，遺書其公行已居官本末，甚悉重以為請。乃為之舉括而教授之于以求銘，必有能發揮盛美者謹狀。

黃濟叔

宋年號陵陽集行狀

先生姓黃氏諱某字濟叔隆州井

爲大四世祖運登元祐三年進士第元符中以選人上書訛時宰名在黨籍曾祖考時敏三冠里選宰著易通六經釋疑號爲博學祖考順卿與兄朝卿同舉于鄉里中稱雙鳳朝卿後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乙科爲青神宰考子說性剛介青神當磨勦朝奉郎告且下而卒無子或謂君宜亟國之庶幾賞延者君正色持不可人以爲難曾祖妣陳氏祖妣俞氏妣王氏先生生於慶元丁巳始亂有書十九喪父哀毀柴立免喪即負笈游蜀學成都石室羣四方士始萬數先生試輒上游已而歎曰是不足爲吾學歸開戶窮經貧益甚學益苦從之遊者日益衆普慈素多士歲率以夏秋之間爲講會坐臯比者皆宿學大師士不憚晨糧競往聽先生持所見與之相叩擊連柱五鹿君會下竦然早游秀巖東窓二李先生之門而集之大父雪溪公先人存齋公尤敬之奉書幣延致家塾先生以師道自處誨諸生有法每講誦過夜分未嘗假以詞色諸生一笑語稍詳一步趨稍異一容止稍慢先生輒厲聲呵責之人謂其先生弗足過也大父即世與先人俱來踰落阨窮有不堪其憂者二老方相與袖絳經傳攷訂同異以不足

永樂大典卷十六首至

十四

日高事其後先生家于吳書問往還無虛時歲或一再過先人留輒累月子弟奉中履侍左右不敢怠寢先人道同志合每相規以正先人立朝議論或抵忤先生輒喜聞其得請去尤喜諸賢聞先生行誼皆願交退庵吳公朔齋劉公雙溪李公前後交聘先生獨從朔齋雙溪而於朔齋尤大朔齋以文墨稱一時往往質先生而後出先人守當塗先生已倦游強以往凡書翰寄先生亦杜門教子不復出先生連蹇名場淳祐癸卯薦江東景定壬戌以累舉當入對諸老力勸之行會有旨縣學督設官職教縣博士先生得主慶元昌國縣學昌國居海中洲學雖具而無教法先生首次白鹿洞規從事升堂講學記一則使學者先知學之所以悞與其所以學之序自是朔旦輒講反覆推畫不爲空言學者翕然以得師爲幸聞復嚴課試歲終則校分而升黜之學廉舊縣令持簿書額并屬先生先生力却之母慮十數反曰若任養吾任教母相教可也令不能強始至無所食有夫容洲屋僅三楹上面旁風先生請于縣捐奉撤而新之復增堂皇公居以為來者利一不以擾縣家丞相西側先生葉公時在郵間得先生講義大加歎賞即書其績曰學問深醇講說明暢堪充經術精通可備講請

料。且將及春而舉之會先生解去弗及用咸淳以革恩循憐職卽再調台州寧海縣丞。歷歲催役錢為關子九萬有奇人連譖莫敢向妻更聊搆辭益滋積逋如山而諸吏攬上戶相來裏不可問甚者去其籍先生究知其病力乃條畫詣郡白之且曰州縣母子相依病癢相關盍立定期母專病乎母徒因其子守戴候同始見輒握手論大如舊相識留之幕府先生下戶預借之轉盡先生初與二鄉家公同寫吳幅巾短褐日相從蕭寺則戶宇一青冊使有鈔者銷無者納未幾負者單輸解新補舊不督而辦公性高簡不可一世士獨敬先生二子頤山坤翁則堂鉉翁因與先生厚至是則堂提點本路刑獄首問先生所在婁羅致不就舉以聞升應詔薦士復以先生為首曰學有淵源文有楷法持論堅正制行潔清早登西洲諸老之門獨擅汝南且詳之譽蔚為人物之表宜備師儒之官其相推崇如此趙侯子寅末為宣未識面亦以所知舉先生寧海為葉公通德里公角巾蓬第先生候之郊洞公猶不忘昌時一見喜甚摘賞贊文警語再三聞語其鄉人以先生學問操履博之不容日迨解歸公復賜書中朝相料理而先生已無意榮進矣過趙則堂力要權檢法官先生亦為之盡心誠

永樂大典卷之六百五十一

十五

議務得其情使者出循部先生留司吏抱成案促詳覆駁致行司日不下十數精先生剖析詳明傳以經義多所平反壬申秋則堂召而某繼之辭不獲命先生知某當來趣為裝將歸某並書丐少留願受教先生曰子以一致之性處群物之會吾為子懼雖然勉之無負所學時雲巖先生洪公起帥趙兼度事雅知先生辟茶鹽司準備差遣幕府省文書日與同寮賦詩飲酒為樂退輒掩關讀問不通門無雜賓郡有丙漢書板脫誤謠差義不可讀先生欲白府刊正之適洪公以真文忠所編文章正宗屬先生校讎先生曰是吾志也乃并漢書白之即倉司直局字字參訂雖盛暑弗置所釐正藁已具未刻梓先生忽感風眩謁告少間猶自力擬文續閱書策庵人事如它時時先生二子請舉江東未還某往省先生使人遂詣之因屬先生之姻楊君明復晝夜視先生先生謝醫却藥曰吾無所苦也一日與楊君坐語至暮忽發瘧疾復作竟終于官之正寢癸酉九月乙酉也某以諸生實制服受吊洪公尤嗟惜贈財特厚且經紀歸其喪先生性靜專於書無所不讀一再過則終身不忘尤粹於經格言要義往往皆成誦講明義理居多自得其大旨率本伊洛而諸儒之說亦皆參攷互繹貫穿融液以會其歸義有未安者未嘗苟同頗為改易其於象數制度名物

永樂大典

卷七六五一

口講手畫粲然可觀以至訓詁義疏一語之疑一字之誤人所不經意者先生言之甚精倫類博通本末該貫世之號爲儒者未之能及也每嘆學者好高驚遠蹤等陵節之病故其教人必以致知格物爲先而主之以敬使人靜坐收斂心身整齊莊肅曰不如此無下手處平居寡言更及講學則舉於開導誘掖旁引曲譬疊疎不倦其詞氣反益寬平真得講師三昧雖過時而學者皆言下有省先生制行甚謹如蹈規矩如奉圭璧終日兢兢未嘗見有燕婿之色不欺暗室不媿屋漏先生有馬威如之教行於家方嚴不可犯然其中洞然無城府處事接物一出於誠與人交焉至周盡終始無間人有片善寸長不啻如自己出逢人輒稱道不置聞言人之惡則掩耳避去尤謹於禮篤老不廢雖童幼亦與焉酬對不少忽不求人之所知而人自知之於其知之者亦介然自處不可親疎言不及利偏游諸老而貧自若環堵蕭然無倍石儲不顧也所居必痛掃灑一室蘋蘭菊列園史布衣蔬食其間以名教自樂不知歲年之徂學成行尊朋友信之鄉閭化之公卿大夫敬之不得已而仕白首下位不沮不戚惟職業是勤蓋有烏來由委吏不卑小官之意然明練通達宿於其官者所不如故所至有去思其於大根據淵源力闢以肆大抵取諸胸中而書之凡鈞章棘句巧

永樂大典卷七六五一

十六

肇悅而審邊幅者先生所不爲詩則薄晚唐尚王蘇精深華健得騷雅意與大父先人暨朔齋諸老倡酬熙軸筆法尤遒勁逼歐柳真之名帖中莫辨也爲金石文者以不得先生書爲憾如岷峨樓記前隱居墓碑太白祠堂記黃庭經等書皆盡其妙爭寶藏之晚自號樗菴老人有論語幼學說易集傳詩會解漢晉史節通鑑類名物度數性理指南信筆錄等書皆題頭細字每帙不下十數策藏於家始先生逾四十不娶大父以孫明復辟康節之事感之娶史氏省元尤一之之孫子男四人文壽起潛侍省進士黃中爲外祖俞氏後皆力學能文詞世其家良老早天女三人長早卒次在室次適進士王佐材先二年卒孫男三人見公奎壽晦老皆夭孫女三人其孤將以甲戌十月庚午奉先生柩葬于平江吳縣至德鄉鳳凰山之坤原嗚呼先生師道之立經學之粹如胡翼之詳明復使其稍退于時必能助成主德有補世道而位不配其德用不完其學資志以致其所就僅如此可勝痛哉某昨角受學先生先生視之如子弟提面命以至成人雖不敢自謂有得於先生之萬一猶庶幾未死之年日聞師訓以不爲小人之歸詐意一旦梁壞山頽嗚呼已矣無可復言矣罔極之恩其何以報矣患難餘生蓬氣頽落方爲門墻羞其可能論次先生之平生而先生遺意

謹不得辭顧算日薄迺掇言行大畧著于篇他尚多所遺無以發先生
道德之精誠此則某之罪也立言君子儻矜而賜之銘尚有取於斯焉

黃世永

宋楊誠齋集東辭
周史君確公曰子之友黃世永者死矣世永之父元授

得州南雄六月某日世永自行都侍南雄公西歸至青溪逆旅南雄公疾
不起後一日世永亦卒或曰背賜也或曰世永歿也予聞之心折泣且絕
是哭之盡哀世永名大昌南豐人自其祖至世永三世累進士第而世永
第時年最少生二十有一初主贛之贛縣簿予時爲州戶掾予之
來去後於世永者一年而爲寮者三年一見即定交世永之高遠深博者
予不能竟也其學以不塊座漏爲宗於文無所不能能無所不工善笑立
成者也予每往觀其政則見老釋業於堂其見世永也故而入則世永執
筆決遠如飛前者未出後者入復分乃已世永不頃尺亦不半更亦不欺
初以爲世永勤且嚴然旋觀三年如初之觀竟不見其呵一民笞一吏勤
者亦解嚴者亦窮矣世永果勤且嚴者耶紹興戊寅三月世永自太守去
出城五十里不得行田里之民環而止之者數十百人曰主簿去我代下

可生與相與就與折山花以簪世永持濁醪以觴世永而其老者五六
人疾走贊之憲臺列辭以乞留司憲御史黃公無以遣則好謂之曰汝不
愛黃主簿乎皆怒曰否曰留而宴與去而通孰愛孰不愛已而皆曰然不
得已泣而散予時親見此事以爲今之守令罷則先期戒吏民以卧其轍
此足榮不足榮耶以今之欺而謂古皆然若世永於贊之民乃有比古之
所書卧轍云者久矣予使予之不信也使予無所不信於古之云者世永
義雖然予於世永之事親見者也古之書者人不知其親見否耶未幾浙
水西部使者邵公辟世永秀州崇德縣令時某令者待崇德次三年矣適
及期而辟書下世永抗章力辭士大夫義之或者曰矯也見義則不懦於
調教家子有階中人得法從者瑩諫相視不怪世永袖大書謁御史朱某
之風而悅之曰天下乃有此士即薦於朝得召世永辭焉而御史亦言於
光亮曰黃某沽名躁進世永自是惟塞江淮間上之二年冬十二月以人
望起故大丞相魏國張公於督府而再相之公至首薦世永校樞密院編
脩官未赴公爲羣小擠去而世永亦復論罷今二年矣而遂死耶嗟乎哀

永樂大典

卷七六五一

武世永年止三十有八而官止左從政郎而其立已如此邇其年享其位以訖其施其立何如哉雖然壽且貴而莫之有立有立而莫之壽且貴政使世永自擇宜何擇也然則世永可無憾矣而予猶哀之耶嗟乎才珍於天而捐於人厚一邑而薄天下吾意當世君子之用心不宜有此也不宜有而有焉則予之哀獨為吾世永歎乃書以寄其子樞而為之辭曰聖門降天而不可還予子聚糧以疾趨古文想而吐鄭予子獨進而雅諸衆皆賈其裸而遺其裳予知全者不在予仕者謂賴民之嚚予不啻妹邦之夫何子之仁以莅予若膝下之乳雖予惟子之觀道則未知封屋之迂沐猴而罔覩予于髮上而衡軒舍已躁進而謂予躁進予宜不曰沽名之非意世切齒於彼之脫實予涕涕於予之不晚徂腐知天之不子社予不厚彼之羣惟師友之恩紀予一飯而九其吁天不予以悲而奪予朋予半其濟而亡艦決汝漢而東之予曾足為予淚之餘君子之死而不死予不亦名星日而
骨幽墟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五十一

董錦總校官奇郎立高世

學士王明正篆

分校官端修臣孫鍊

書寫儒士臣王以武

圖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翁嘉吉